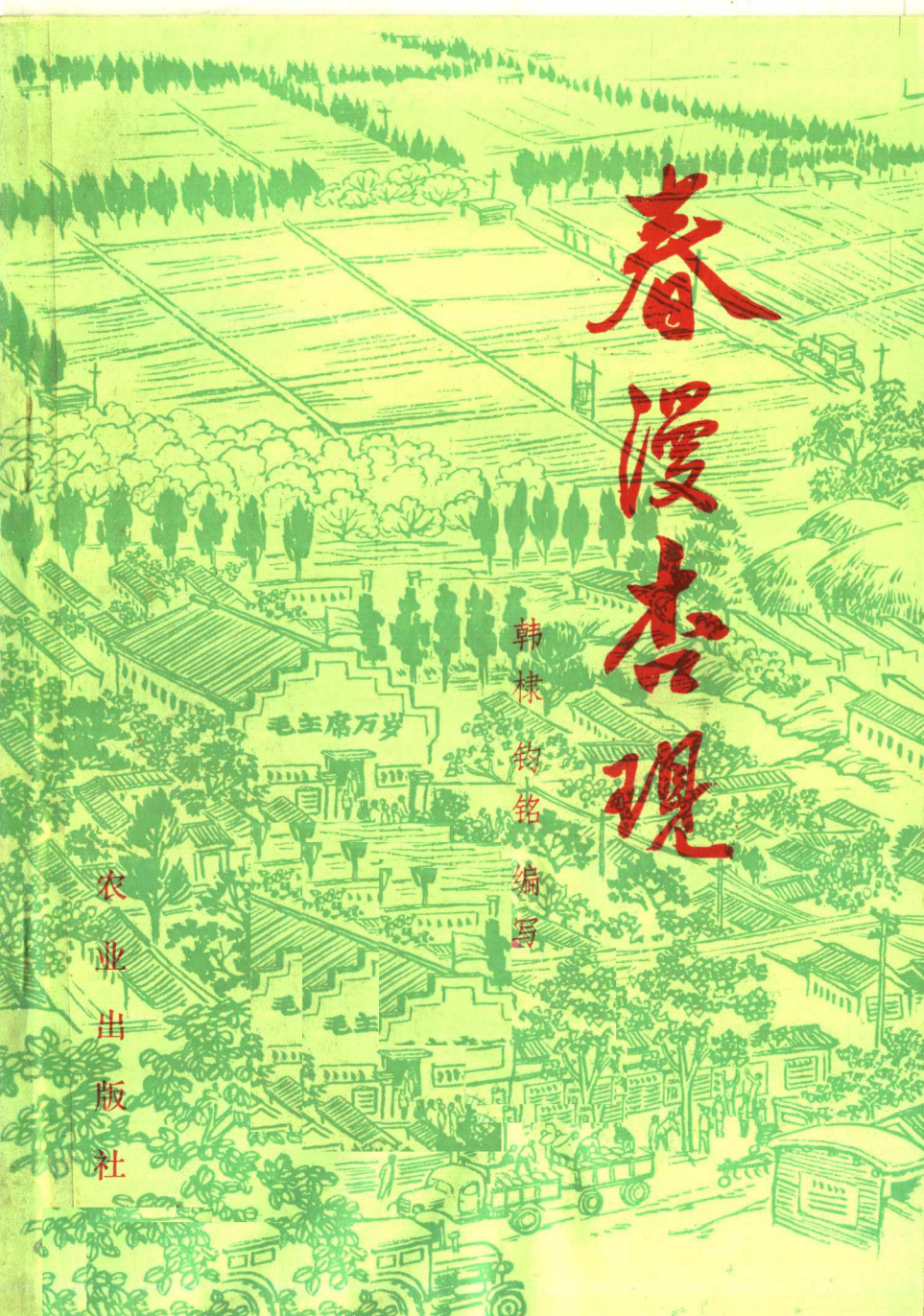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春漫杏魂

韩棣
钧铭
编写

农业出版社

春 漫 杏 现

韩 棣 钧 铭

农 业 出 版 社

春 漫 杏 现

韩 棣 钧 铭

农业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.875 印张 58 千字

1976 年 9 月第 1 版 197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2,500 册

统一书号 3144·169 定价 0.20 元

目 录

引言.....	1
找到了金钥匙.....	7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.....	14
这是一门主课.....	21
认准方向把把关.....	27
同私有观念决裂.....	32
在实践中提高.....	37
老树新花.....	42
对台戏.....	48
移风易俗.....	55
走亲戚的启示.....	60
活跃的理论队伍.....	66
百年大计.....	72
任人唯贤.....	77
继往开来.....	81
结语.....	86

引 言

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，在黄河故道的大沙滩上，飘扬着一面农业学大寨的鲜艳红旗。这就是河北省大名县埕头公社杏现大队。这个大队有五个生产队，二百八十五户，一千四百五十人，两千九百四十四亩集体耕地。

杏现——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别致的村名呢？相传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是滔滔黄河水，漫漫荒沙滩，每到夏秋之际，河水横溢，浊浪滔天，千里园田，付之东流。那时候，别说有人定居，就连路过这里的行人，也无不触目惊心。

在旧时代的漫长岁月里，被官吏、地主、兵、匪、水、旱摆弄得倾家荡产的庄稼人，象枯树上的落叶，纷纷飘落到这里，在茫茫沙滩上栽上了杏树，种上了庄稼。一座座茅屋连接成片，一个个穷汉聚集成群，形成了最初的村落。

叫什么村名呢？老一代的人们注视着眼前块块荒地，棵棵杏树苗，憧憬着未来五谷丰登，桃杏争枝的美好岁月，给这个小村取了个美丽的名字——杏现。

风沙干旱，是这里的一个大害。每年春天，这里狂风频起，黄沙乱飞，经常是小风不见路，大风不见天。严重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，抬头不见太阳。每年秋季，人们满怀希望种上了麦子。但风沙一起，嫩绿的麦苗不是被活埋，就是连

根拔。所以直到今天，这里还流传着“正月麦苗青，二月麦苗黄，三月麦苗死，不误种高粱”的沉痛歌谣。

旧社会，人世间的路有千条万条，穷苦人的生路却没有一条。在那长夜难明的日子里，杏现十三户地主富农霸占着全村百分之八十六的土地。他们依官仗势、肆行无忌。一百二十多户贫下中农御寒无衣，充饥无粮，背上压着三座大山。遍数全村的贫下中农，谁家没有一部血泪史？那个没有一本苦情账？贫农叶怀林欠下地主的阎王账，不到二年卖掉姐姐饿死爹，被弄得倾家荡产。叶怀林手提要饭篮，身披麻袋片，昼出街头，夜宿破庙，整整熬了八年。贫农叶玉增，被逼得爹死娘嫁，卖掉了姐姐，五口之家只剩一个人，一根扁担。老贫农杨振景的儿子，灾荒年捋了地主一把树叶，残暴的地主就捆起杨振景打个半死，又送到巡警局关了三年。一家人求亲友、卖儿女，筹粮借款多方营救，人是放出来了，但出狱后的杨振景已是遍体鳞伤，只剩下一口气、一把骨头。旧历正月初九那一天。狗地主花灯美酒，祷福祝寿，杨振景口吐鲜血闭上了双眼。一家人仇往胸中咽，泪往肚里流。小儿子杨富贵目睹父亲的惨死，再也捺不住满腔怒火，从此摔掉要饭棍，参加了八路军，决心要报这血海深仇。

一唱雄鸡天下白。在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下，一九四五年杏现人民得到了解放，贫下中农从此拨云见日，笑逐颜开。解放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“组织起来”的伟大号召，建立互助组，合作社，人民公社，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杏现。

然而，由于大叛徒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一小撮

阶级敌人的破坏，在一段较长时间里，旧社会遗留给杏现的那种一穷二白的面貌，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。直到一九五八年，这个二百来户的村子，还吃国家二十多万斤统销粮，花国家千元以上的贷款和救济款。

毛主席发出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以后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，杏现贫下中农同全国人民一道，高举“对反动派造反有理”的大旗，摧毁了刘少奇、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，揭露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，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，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。认识到同刘、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大搏斗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照亮了杏现人民农业学大寨的道路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、批林批孔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，杏现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胸怀朝阳学大寨，乘风破浪争上游，农业生产一年一大步，一步一层楼。粮食产量一九六七年上《纲要》，一九六八年过“黄河”，一九七〇年跨“长江”，一九七二年到现在连续四年亩产超千斤。一九七五年亩产达到一千五百斤，总产二百二十多万斤。这个数，相当于解放前每年总产量的七倍，比一九六四年全年总产增加了两倍多。随着生产的发展，集体经济空前壮大，社员生活不断提高。目前，这个大队有汽车两部，大型拖拉机四台，深井四眼，机井三十二眼，中小农业机械一百多台（件），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and 半机械化。并有大批牲畜六十多头，公共积累一百二十多万元。社员家家喇叭响，电灯亮，穿新衣，住新房。大部分

社员家有存款，囤有余粮。过去那个粮少沙多，人穷地薄的穷村子，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十年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短暂的一瞬。然而，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杏现大队的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，完成了前辈们未能完成的事业，绘出了最新最美的画图。他们搬掉了大小一百多个沙丘，填平了二十多条壕沟，营造了七百亩防风林带，改变了生产条件，夺得了丰收。喜看今日之杏现，树成荫，地成方，五谷丰收，花果飘香。老辈人日盼夜想的美好光景，在今天，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，变成了真真切切的现实。

想过去，看现在，地还是从前那块地，人还是本村这班人，为什么有了这样大的变化？“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”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，找到了方向，抓住了根本，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。

十多年来，他们认真学习大寨大队的根本经验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，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坚持不懈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坚持同违犯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和倾向作斗争，寸步不让。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，红旗下长大的青年人受到了锻炼，增长了才干；背着旧制度包袱的一代挣脱了枷锁，思想境界越来越高。在过去，人们顾的是一家一户，想的是一村一队，现在想的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，想的是共产主义；在过去，人们种地是老牛破车旧章法，为

的是吃饭穿衣养儿女；现在，种地实现机械化，为的是社会主义；在过去，人们处事论家族，讲排行，胡子长的把家当；现在是一事当前分路线，谁说的对就照谁的办。旧哲理、旧道德，越来越臭，共产主义的新思想，新风尚蔚然成风。拉庄稼的大车掉下的麦穗，人们拣起来，送到队里打麦场上；果园里被风刮落的苹果，社员们一个个拾起来送到队里；集体的农具坏了，不知是谁立即拿去修好。……

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，反动没落阶级的陈腐意识形态受到批判，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，犹如雨后的春笋，烂漫的山花，茁壮成长，放射着绚丽的异彩，显示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。

村里，办起了政治夜校和五七农民业余大学。干部群众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，学政治，学理论，批判修正主义，批判资产阶级，学习各种农业技术，逐步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。

从大队到生产队，老、中、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朝气蓬勃。老干部焕发出革命的青春，青年干部在实践中受到了锻炼，增长了才干，老、中、青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，拧成了一股绳。有四名青年干部走上了社、县、地的领导岗位，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，涌现了出来。

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，由贫下中农掌管了教育大权，同十七年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。学校的规模，在原来一所小学的基础上，又开办了两个初中班和高中班，适龄青少年全部入了学。他们能文能武，扎根农村，热

爱农村，成了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。

贫下中农文艺宣传队登上了文艺舞台，占领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。他们学习革命样板戏，演革命样板戏，也能自己编演节目，活跃在田间地头，街口场院，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。

合作医疗在斗争中不断巩固、发展和完善。生产队有不脱产的卫生员，大队有赤脚医生，改变了过去那种缺医少药的局面。青年实现了晚婚，实行了计划生育。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。

大队建立了农事试验场，粗手泥腿的庄稼人，搞起了科学种田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使全大队的农作物全部实现了优种化，为农业大上做出了可喜的贡献。

近几年来，有六十多名城市知识青年到这里插队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他们的阶级斗争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，成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。

毛主席深刻地指出：“真的、善的、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、恶的、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，相斗争而发展的。”十多年来，杏现大队学大寨经历了哪些斗争？他们是怎样取得了今天这样的胜利？现在就从头说起。

找到了金钥匙

一九五六年，在杏现干部群众心目中是喜庆的一年，难忘的一年。这一年，他们在毛主席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的光辉照耀下，击退了大叛徒刘少奇刮起的砍社妖风，顶住了阶级敌人掀起的退社恶浪，建立和巩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，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。

那时候，杏现贫下中农的心里燃起一团火，开着一朵花。人人乐得闭不上嘴。精力充沛的青年人觉得有说不完的话，用不尽的力气。怎样改变杏现面貌成了他们街谈巷议的主题。

上岁数的老人却另有自己的乐趣。你看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他们端着大碗，从一个个家门里聚集到街头巷尾，一面品味着将来那个“耕地不用牛，点灯不用油，千里能通话，粮囤四下流”的幸福日子，一面议论着怎样走到那一步的高招：

“要想粮丰收，先得锁风口。要是村北沙滩都栽上大树，刮风沙不起，小麦咱就吃定了。”

“庄稼一枝花，粪当一半家，只要粪多，咱这飞沙薄地照样能丰收。”

“叫我看，咱还得把沙丘平了，把沟填了。要是不这样，土地高低不平，有水不能浇，拖拉机一开，还不掉到沟里？”

大队党支部综合了大家的意见，响亮地提出了“植树造林锁风口，平整土地搬沙丘，广开肥源改土壤，打井修渠夺丰收”的生产规划。

规划来自群众，代表了贫下中农的心愿。

规划交给群众，变成了贫下中农的自觉行动。

为了防风固沙，很多老贫农从自家柳树上砍下枝条，成车成车送到社里。树苗不够，造林专业队就到村里村外采树籽育苗。有个女社员，走娘家回来带了一把花椒子也送给专业队，说：“种上吧！别嫌少，多一棵总比少一棵强。寸草遮丈风哩！”

为了多弄点粪，他们除了在本村发动群众大搞积肥外，带着行李，干粮，领着积肥队到县城，到修水利的工地，到二百里外的矿山去管厕所、拾粪，然后一车一车往回拉。

有一年冬天，集体的牛驴缺了饲草，饿得乱叫。买草？队里连办公室都是借的，那来那么多钱？咋办呢？党支部组织了四十名劳力，弄了四十张竹筐，到方圆几十里远的地方，拉草三十万斤。除自己牲口吃用外，还卖出二十万斤。卖了钱，他们买回三百多只羊。卖了羊，又到外地买回了两匹老马，一辆旧车。别看这马老车旧，但在当时，这是集体唯一的一宗象样的财产。而且，更重要的是杏现贫下中农从这里看到了光辉的前途，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。

在那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年月里，杏现干部群众就是这样艰苦创业，用尽了千方百计，改变着穷困落后面貌。

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，他们在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十八万斤，结束了吃粮靠国家，花钱靠救济的历史。

然而，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。正当人们高举红旗，阔步前进的时候，大叛徒刘少奇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，迎合国际上帝修反的反华逆流，挥舞起“三自一包”的大棒，恶狠狠地向着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，向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反扑。

在那“高天滚滚寒流急”的日子里，杏现大队的老党员、老贫农按不住心头怒火，纷纷起来抵制这股逆流。

但是，那时杏现大队党支部的一个主要负责同志，对这股风识不破，顶不住。在刘少奇一伙刮起的那股妖风的影响下，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下，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也趁机活跃起来。

村里，一户中农，干起了杀猪宰牛的老行当。支起了煮肉锅，烧的却是队里的树，集体的柴；

村外，个人开的一片片小片荒的庄稼又粗又壮；而队耕地里的禾苗却是又黄又弱，草比苗高。

就这样，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，集体的地薄了，集体的牛瘦了，集体的树木几乎被砍光，几年来搞起的一些农田基本建设被破坏。粮食亩产又下降到二百多斤。

为改变杏现面貌，人们使出了十八般武艺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为什么落后帽子还是不能摘掉？

为什么一阵错误潮流袭来，有些人，包括一些党员干部，

是那样的斜正不分，香臭不辨？

杏现能不能变？杏现应该怎么变？农村所有制变革之后，继续革命的步子究竟应该怎样迈？

一连串的问题缠绕着人们，逼着人们找出正确的答案。

在严重的挫折面前，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到底的党员、干部和群众，不低头，不后退。他们认真地回忆着，苦苦地思索着，决心找出一条更新的路子来。

正当干部群众寻找道路的时候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了大寨这面鲜艳的红旗。“农业学大寨”，这个宏伟的声音翻过了三山五岳，传遍了五湖四海，送到了亿万农民的心头。

杏现干部群众从广播里，从报纸上，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，看到了大寨人的英雄事迹，就象大旱年遇上一场好雨，心头是多么滋润，多么甜哪！

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告诉人们：每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，每当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总是高瞻远瞩，非常及时地指引我们走向继续前进的道路，夺得了一个个的胜利。现在，毛主席又发出了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，这是何等的及时，何等的英明啊！当大家听到这个喜讯之后，就不约而同地找到党支部，要求派人去大寨参观取经。

“毛主席指出的路有奔头，毛主席树立的榜样有学头。咱们派人去学学，保准能把好经验带回来。”

“看看人家大寨工作是咋抓的。回来后咱比着人家的样子学，照着人家的脚步走，保证能把杏现面貌变过来。”

杨富贵受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委托，踏上了去大寨取经之路。



在大寨，杨富贵拖着抗日战争中残废了的双腿，跑遍了七沟八梁，参观了块块梯田，并且仔仔细细地听取了陈永贵同志的生动介绍。

摆在眼前的一块块平展展的梯田，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

固然使杨富贵赞不绝，看不够。但是，更加使他敬佩的却是大寨贫下中农那种崇高的革命思想，高度的路线觉悟，那种自力更生，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，那种胸怀全国放眼世界的共产主义风格。看大寨，比杏现，杨富贵的脑海里浮现出一连串的问题：

大寨是山区，我们是平原，论条件比大寨好得多，为什么人家能高产再高产，我们的产量长期在二三百斤徘徊？

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，为什么大寨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动摇，我们那里有的人对集体生产不积极，而热心去开小片荒？

为什么贫下中农多次提出的改杏现之天，换杏现之地的好建议实现不了？

一系列的问题，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：人家大寨干部群众思想好，干劲大，觉悟高。

可是，大寨人的高度思想觉悟又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头脑里固有的吗？是自发产生的吗？都不是。是大寨党支部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，大批资本主义，大批修正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，斗出来的，干出来的。同大寨相比，杏现千差万差，差就差在没有紧紧抓着阶级斗争这个纲，没有认真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。有腿走不到正路上，有鼓敲不到点子上。

想到这里，他才更加真切地懂得：社会主义的农民，必须有社会主义的思想。大寨大队的基本经验，的确是一把改天换地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金钥匙啊！

金钥匙找到了，大寨的经验传到了杏现，干部群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身上有了使不完的劲。

从此，杏现干部群众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迈出了新步子，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。

